

萨 苏 著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系列图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
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
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
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
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不惜
生命来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
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民族的尊严。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山东画报出版社

萨 苏 著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 萨苏著.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6

(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 典藏版)

ISBN 978-7-5474-0652-6

I. ①尊… II. ①萨…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中国
IV. ①K265. 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75616号

责任编辑 秦 超

装帧设计 宋晓明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

规 格 170毫米×228毫米

18.25印张 161幅图 25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春霆哥成仁了

写完《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篇书稿，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朋友嘱我写篇小序，于是提笔写下这篇小文。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这本书，本身既是独立成篇的，又是我另一本书《国破山河在》（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的续篇。它的主题，与前篇一样，都是通过在日本的史料从一个我们不甚熟悉的角度重温七十年前的那场卫国战争。

这些文字和图片，常常让我为之屏息。例如，兰州空战中，日军轰炸机上的随军记者居然拍到了正在上升攻击的中国战斗机。此时，日本轰炸机队的耳机里一片惊恐的叫声：“柳，柳……”原来，日军从这架战斗机灵动的滚转攻击动作判断，它的驾驶员是日军称为“中国的荒鹫”的中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柳哲生。

其实，柳哲生并没有参加这次空战。然而，日军的惊呼，印在了历史的天幕上。

然而，有时的经历，又让我慨然长叹。

比如，一块日军为英勇战死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骆春霆所建的墓碑，就引出了它背后的故事。

在日本，通过关系的帮助，曾结识了一个日本记者的后代，他的曾祖父早在二十年代就曾到中国。当时，他是作为风光摄影记者来到中国的，所以拍摄了大量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社会风貌和人物照片，特别是大批当时文物和古



中国空军第五大队飞行员
骆春霆少尉



日军为骆春霆修建的墓葬

建筑的原始照片。而抗战打响后，此人又做了《每日新闻》的随军记者，拍摄下大量战地照片。这些照片中部分被当时的日本报刊使用，但是大部分被他私人保存起来，并加上和他同时去采访的若干记者（分别在华北和华南甚至东南亚等地采访）的照片，在1943年影印了赠送少数亲朋好友。当时不过寥寥百册，如今存世的大约已经可以个位计。萨受邀到此人家中，得允随意翻阅和拍照他曾祖父留下的照片，足足有六大册！其中有大量极为珍贵的照片，对抗战史的研究个人认为具有重大意义。（正在与出版社共同努力，争取让这数千张珍贵照片早日面世，与读者共同感受那个远去的时代。）

这位记者拍摄了日军为一名宁死不屈的中国飞行员修建的“故中国航空士骆春霆之墓”，我把这张照片也翻拍了下来。

为何会出现日军为中国军人修建的墓葬呢？这并非日军“仁义”，而需要了解这个海岛民族的特点。日本人古来尊崇强者而欺凌弱小。骆春霆负伤落地后，宁可饮弹自尽也不肯做俘虏，让日军震惊于中国有如此的勇士。为他修墓，就是这种文化的体现。

令我惊讶的是，当我把发现这张照片的消息放到网上后第二天，就收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电话。来电话的女士第一句话就是——“骆春霆是我的哥哥……”

打来电话的，是骆春霆少尉的妹妹。通过她的电话我才知道，骆春霆的飞机在风陵渡空战中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记录他为“失踪”。骆春霆的家人一直不相信他当时阵亡在空战中，总希望有奇迹发生。

骆女士声音略带颤抖地问我：“这真的是骆春霆的墓吗？会不会是我父亲后来去那里为他建的衣冠冢呢？因为墓碑上的毛笔字很漂亮，有点儿像我父亲的字。”

为此，我与日方有关人士进行了联系，得到的消息是令人失望的——当时是日军竹野队（按照番号似乎属于日军陆军第四二三五部队）搜查坠毁飞机残骸和受伤的飞行员。这名双腿都已经切断的飞行员在日军逼近的时候拔出自已的手枪饮弹

自尽。日军对他的勇气颇为钦仰，他们埋葬了骆春霆少尉的遗体，并树立了墓碑。

拍摄照片的日本记者生前还赞叹过——这个飞行士好勇猛啊。

可惜，没有更加详细的消息了。

当我把这个消息转达给骆春霆少尉的妹妹，如今已经是79岁的老人时，她似乎早已猜到了结果，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缓缓说道：

“当时和他一起的飞行员到我家，很难过地说：‘春霆哥他成仁了……’”

春霆哥他成仁了。

无论是这种淳朴的袍泽之情，还是我们已经不再使用的“成仁”这样的说法，短短一句话，仿佛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七十年前的时候。

我仿佛时时能够感到，冥冥中骆春霆少尉他们的眼睛，在注视着 we 和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他们付出的，就是生命的代价。

所以，六十多年后，我们作为后人，是无法不写这本书了——《尊严不是无代价的》。

萨 苏

2008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春霆哥成仁了 /1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 /3

战锦州——被遗忘的东北军铁甲列车部队 /42

火焚巨兽——十九路军奇袭日军战车之谜 /67

车桥之战中活捉的日本兵 /76

南京保卫战中两支成功突围的部队 /81

中国空军奇袭武汉之谜 /84

逸仙舰殉国遗照浮出水面 /89

是谁把出云舰打了个“透心凉” /94

逃出七三一 /98

土八路说日本话 /103

反攻潮州——日军伤亡一千七百余人的激战 /107

士勇无奈乏良刃——抗战中步兵轻武器对日军战车的战斗 /114

考证冀中的无名英魂 /116

捍卫我们尊严的人

神枪碧血——记抗日杀奸团中的校友冯运修 /123

报国欲死无战场——记东北军名将黄显声 /130

孙立人手下的“八国联军” /137

孙立人将军轶事 /146

民国海军中的大英帝国爵士——陈策将军传 /149

搜寻那场战争中的真实

日本老照片中的七七事变 /215

伪满海警纪实 /221

剖析日本史料中“卢沟桥事变是中国的阴谋”说 /228

交通事故水准的“大屠杀”——谈谈通州事件 /231

毒日——历史文献揭开抗战期间日特机关在华贩卖鸦片秘密 /233

南京大屠杀在日本的影子——写在此难七十周年 /235

缅甸前线的大阪兵 /242

中国战场上的被俘日军 /248

追寻“日本八路”松井实的故乡 /256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 /260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 /268

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内外的日本战犯 /275

捍卫我们尊严的事儿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

一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蒔大尉等乘97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团长李

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下来的。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记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洋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百式运输机。



在日本保留下来的日本侦察机照片，走在前面的就是渡边广太郎。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

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99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96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99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记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99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还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称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称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的、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

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14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记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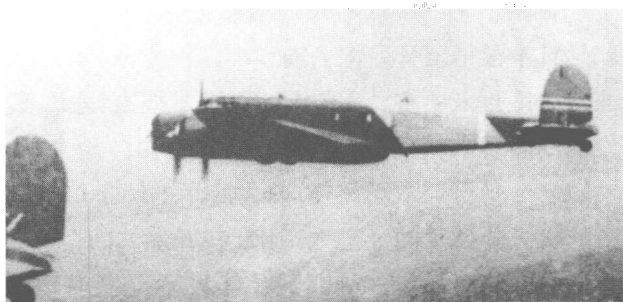
说起“天皇号”被击落的事件，恐怕第一令人好奇的就是这架“天皇号”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

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真容吧。

这架飞机的外观，显得和大多数日本飞机格格不入，近乎方形的机头、半埋式起落架、略显笨重的前机身，都更像是欧美设计师的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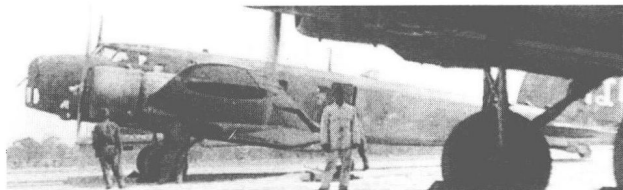
“天皇号”的确是一架颇为怪异的飞机。根据伊泽保穗所著《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的描述，1939年1月31日迫降沙洋的这架飞机的原型，并不是日本制造的，而是意大利制造的非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1937年10月，日本向意大利订购了72架BR-20式重型轰炸机，用于对中国战场的远程轰炸。在日军序列中，这种飞机的编号为“Ⅰ式重爆”（Ⅰ是日语中意大利的首写字母），是1941年百式“吞

龙”轰炸机服役前日军最大、航程最远的轰炸机，曾参加对我国重庆、兰州、永昌、汉中等地的多次轰炸。根据兵库爱机协会桑原卓提供的资料，这架“天皇号”，是其中唯一没有武装的一架，当时并不在对华作战的序列之中。在被击落的前三天，它曾运送日本高松宫亲王从东京前往广岛呢。



全长16.1米，高4.3米，宽21.56米，起飞重量9.9吨，双发A-80RC空冷星型螺旋桨发动机，最大航程3000公里。对比这种飞机被称作“巨型”在当时堪称名副其实。

日本陆军怎么会使用意大利的轰炸机呢？而没有武器的“天皇号”又怎么会飞到中国来被打下来呢？



带有日军标记的意大利菲亚特BR-20重型轰炸机

事情巧得很，这种轰炸

机出现在中国战场，正和这位在“天皇号”上被打下来，而且死于随后战斗中的日本陆军航空兵少将渡边广太郎有极深的关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这位渡边不死在这次飞行中，他大概也会很快获得少将军衔，只不过随后又可能吃官司。一切，都和这种轰炸机有关。

渡边广太郎，日本陆军大学24期优等毕业，长期担任日本航空兵团兵器开发方面的领导职务，阵亡时职务为日本陆军航空兵团兵器部部长、陆军大佐（死后追晋陆军少将）。渡边1937年8月受命担任日本赴意大利军事装备采购团团长，购买“伊式重爆”就是他负责的。渡边之所以受到这样的任命，是因为他曾经在意大利留学多年，是日军中少见的意大利通。

日本方面之所以有意购买这种轰炸机，是因为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日军发现其轰炸机部队在远程作战中的表现差强人意——这是个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就是中国地方太大，而日军轰炸机部队只要飞得远些，就会被打得稀里哗啦。日军总结说，现有的几种轰炸机，在对华作战中都不适合承担远程作战任务。不幸的是，中国的持久战恰恰是以空间换时间，战线越来越长。这样，日军急需一种能够进行远距离、大当量轰炸的新型机种。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军事专家们始终有一个琢磨不透的事情。那就是日本很早就开始把美国和中国作为自己的假想敌，但日本在开发大型轰炸机方面却始终投入不多，没有什么建树。这和日本海军大量制造战舰，积极准备和美英作战的表现大相径庭。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日本陆军和海军是日本帝国的两条铁轨——平行但永不相交。日本海军的确是以美英为主要假想敌积极备战，但大型轰炸机只能使用陆上基地，因此在开发方面自然是日本陆军做主导。不巧的是，日本陆军的将军们打仗从来不看对手，个个长着装满了白刃战、自杀冲锋一类思维的榆木脑袋，认为无论对谁只要抱定了武士道精神就百战百胜。他们认为战争中精神是第一位的，至于装备嘛，只有缺乏皇军那种武士道精神的国家才会重视。所以，自始至终不把高技术兵器的开发当作重点。于是，日本陆军开发出来的装备，都多少有些不伦不类。战车，比如典型的97式中型坦克，在各国中是最袖珍型的；飞机，比如干预海军设计获得的一式陆上攻击机，外号“日本造打火机”——一打就着啊。日本重型轰炸机的发展，自然也落在了时代的后面。

于是，日本对华战争开始的时候，能够用于远程作战的轰炸机，可谓屈指可数。

当时，日军使用的最典型的两种轰炸机，一种是96式中型轰炸机，一种是93式重型轰炸机。

96式陆上中程轰炸机，是日本海军1936年6月正式开始使用的长程双发攻击机，航程倒还是比较充裕。1937年8月13日上海开战后，由于日军暂时没能控制大陆机场，驻扎在台湾的日本鹿屋、木更津两航空队的96式轰炸机从台北起飞，对中国大陆上海、杭州等地进行“越洋轰炸”，日本舆论喧嚣一时。

然而，喧嚣一时的背后，却是巨大的损失。在中国空军的奋勇迎战之下，日军的轰炸机部队损失惨重，按照日本航空史学专家野原茂《史上空前的“越洋轰炸”敢行之勇者》一文（《丸》杂志648期）记载，仅仅8月13、14、15三天，日方就被击落12架（含返航中坠毁的3架），96式中型轰炸机，被击伤不能再战的，仅15日一天就超过10架。三天后，两个日本航空队被迫暂停这种半自杀式的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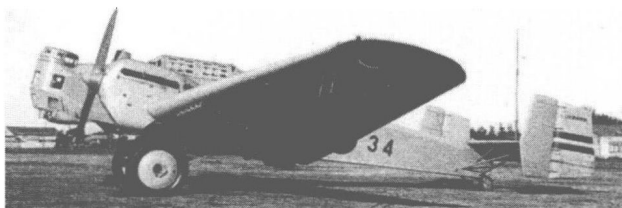
在八一四空战中，被高志航率先击落的是日军陆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新田慎一中佐。新田绰号“凶猛之熊”，是日本著名试飞员，也是“战斗机无用论”的狂热信徒。在这次战斗中，他为自己的理论付出了最合理的代价。而新田慎一的老师，日本鹿屋航空队领队指挥官，后担任第十三航空队领队指挥官的得猪治郎中佐，1938年4月26日在实验新战法单机突袭武汉的战斗中被击落阵亡。得猪是96式中型轰炸机首席试飞员，曾经留学德国，也是日本航空理论的学者之一。得猪、新

田、佐多直大（少佐）、曾我义治（少佐）号称日军对华开战时的“中攻四天王”。

中攻四天王在短时间就阵亡一半，日军中型轰炸机部队的损失可见一斑。

之所以损失如此之重，原因很多。首先，由于一二八抗战中，中国空军的出色表现，使日军产生了一种错误的理论——战斗机无用论，认为保护轰炸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增强轰炸机的自卫和速度，而不是用战斗机护航。不幸的是，96式中型轰炸机并没有美国B-17重型轰炸机那样完备的火力，而且为了追求长航程而结构薄弱（后来的“日本打火机”一式陆攻机就是它的发展型号）。结果，没有战斗机护航的中型轰炸机成为中国军队的靶子。其次，中国空军出乎意料的英勇善战，也让日军眼镜大跌。而中型轰炸机载弹量十分有限，付出如此代价，只不过给中国军队的阵地上扔几个作用不大的小炸弹，日军这笔买卖不亏才怪。

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没有重型轰炸机。最典型的就是“93重爆”轰炸机。这种轰炸机载弹量倒是比96大多了，可惜作战半径只有400公里，属于身重腿短的类型。而且，这种固定式起落架的飞



日本93式重轰炸机

机的操纵性极差、故障率极高、对地面勤务依托极大，得了个外号叫做“直线飞行迫降练习机”，打起仗来实在是力不从心。

在七七事变中，熟悉当时历史的朋友都记得南苑之战中日军对二十九军的轰炸使佟麟阁、赵登禹两将军所部遭到巨大损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此后战斗中的一个细节——此后的战斗中日军轰炸机是从承德起飞投入轰炸的。实际上，根据《日本陆军重爆队》一书所记，这是因为此战日军主力第十联队、第十二联队使用的主力机种都是93式重型轰炸机。7月27日至29日，张自忠将军三十八师所部连续攻击日军在天津的机场，日军支援设施多被摧毁，加上连日大雨，跑道积水，“娇嫩”的93重爆竟然无法起飞出战，只好后撤到承德才能投入作战。

而根据该书，我们才可以知道，日军在这一阶段华北地区的作战中，实际损失相当大。7月7日到7月30日之间，日军在北平周围投入战斗的18个中队、144架飞机中，由于战斗和故障，损失共计20架。其中，93式重型轰炸机就损失了柴田进中尉机与内川三郎曹长机两架。此后的战斗中，9月2日第十二联队代理联队长、第二大队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也在轰炸张家口的战斗中被击落，跳伞后遭到中国陆军